

兀立獨行的王爾德

文／胡海輝（香港劇場導演／翻譯）

1881 年，一位衣冠楚楚的英國紳士從郵船下來，踏足美國海關說：「我甚麼也沒有，除了我的天才。」（I have nothing to declare except my genius.）如此口出狂言的正是王爾德。

這句說話出自別人口中或許成爲笑柄，不過出自王爾德卻成爲一時佳話，只因他的確天才橫溢，傲視同儕。王爾德 1845 年生於愛爾蘭都柏林，父母都是當地名人，在都柏林著名的三一學院畢業後，憑彪炳成績獲得獎學金入讀牛津大學，同樣成績斐然。王爾德服飾搶眼、特立獨行，仿如今天的名媛淑女，令他在倫敦社交界惹人注目，他又不似不學無術之輩，只有色相華服可作炫耀，王爾德對人情世態洞察入微，又能以機智幽默的語言表達：「男女之間沒有友誼可言，有的只是愛恨情仇。」（Between men and women there is no friendship possible. There is passion, enmity, worship, love, but no friendship.）才思敏捷，字字珠璣，令他聲名鵲起，甚至遠隔重洋的美國也邀請這位輕狂少年親赴當地巡迴演講，文首引用的說話正是來自這次訪遊。

1887 年，王爾德擔任一本婦女雜誌的編輯，藉此發表了小說、評論和詩。因爲本身已經家世顯赫，加上身爲雜誌編輯，令他對英國紳士淑女的言行舉止甚爲熟悉，又或許源於愛爾蘭人身份，令他與倫敦上流階層多少有一份距離，看得更透徹那種虛偽造作，因此《不可兒戲》對上流社會的諷刺才能如此一針見血。

他當時發表的作品具有強烈唯美主義色彩，用詞華美，立意新穎獨特，例如小說《格雷的肖像》（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），寫畫家賀華特對俊美少年格雷的迷戀：「第一次看見道林·格雷，我們四目交投，我感到自己刹時蒼白起來，一種奇怪的恐懼襲上心頭，我知道，站在我面前這個人，僅僅他的存在，假如我讓他發生，他便足以把我吞噬，我的整個生命，我的整個靈魂，我的藝術。」如此大膽描述同性之愛的作品甫面世，在當時道貌岸然的社會引起軒然大波。其實除了題材敏感外，小說中對當時上流社會的冷嘲熱諷也觸動了貴族名流的神經。緊接以上段落，賀華特心神震盪，轉身離開時：「很自然，我幾乎栽在白蘭頓夫人懷裡。她高聲呼叫：『你不是要這麼快便離開吧？賀華特先生？』你（格雷）很清楚她那刺耳的聲線吧？從各方面來說，她也是一頭孔雀，只是沒有孔雀般美麗。我不能掙脫她，她領我去見那些皇親國戚、貴族子弟，還有頭戴巨大桂冠、鼻子如鸚鵡的年長婦人。」

正是越罵越有市場，王爾德的作品越來越受歡迎，幾乎每一個劇本都大受歡迎，1890 年代初，倫敦舞台曾經同時上演他三齣作品。他的《溫夫人的扇子》、《理想丈夫》及《不可兒戲》等堪稱喜劇經典，其中又以《不可兒戲》最長演不衰，時至今天，即使翻譯成不同語言，依然每次演出觀眾都爲之絕倒。照理王爾德最精彩之處在於遣詞用字，其喜劇鋒芒應隨時代地域變遷而削弱，《不可兒戲》依然屹立，主要在於王爾德能夠巧妙地安排戲劇事件，情節緊湊。戲劇需要有問題給主人翁解決，喜劇更需要編劇設定重重難關把主人翁弄得疲於奔命，營造喜劇效果，此劇主角 Jack 爲自己設計了另一個身份 Ernest，奪得愛人芳心，可是要真正成婚，便不得不拆穿謊言，一般編劇有此基本設定，可能

已經滿足，急急展開故事，不過王爾德豈非尋常，他再加入另一個同樣把謊話越說越真的 Algy，兩條線索互相交纏，事件此起彼落，戲劇行動從無間斷，配合妙語如珠的台詞，令《不可兒戲》成為不朽經典。

這次來澳門藝術節重新演繹《不可兒戲》是來自新加坡的野米劇團，而且還以英文原汁原味上演，導演曾說他很注重原劇本精警幽默的台詞，《不可兒戲》的精髓應該能夠盡情發揮。可喜這演出又不是搬字過紙，導演也有自己的構思，他起用了全男班的演員來演繹劇中一眾男女角色。執筆之時，還未看過現場演出，很難評價這設計是否恰當，不過至少從王爾德生平來看，導演這構思的弦外之音便可堪玩味了。王爾德如日方中之時，因為與男性情人的關係曝光，被控告猥褻罪成立，鋃鐺入獄，自此人生事業毀於一旦，所以他最明白謊言與真相真是不可兒戲的事情，正如他其中一句名言：「少許真誠是危險的，太真誠則絕對是致命的。」（A little sincerity is a dangerous thing, and a great deal of it is absolutely fatal.）